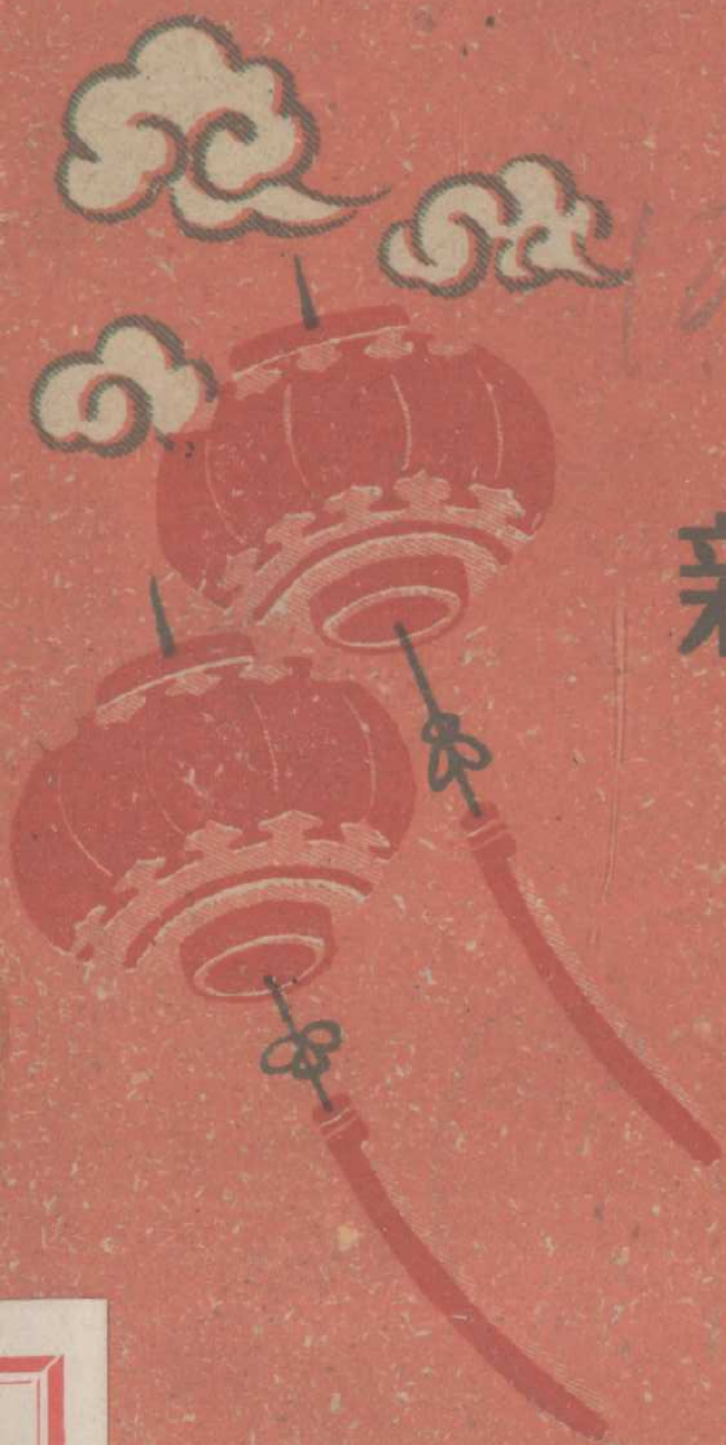


曲 藝

新儿媳

张枕戈 等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小册子选輯了八篇曲艺作品。有歌頌农业生产战綫的先进人物的如〈新儿媳〉〈光荣的崗位〉〈原来是她〉；有反映工人、商业工作者积极支援农业第一綫的如〈后勤兵上前綫〉〈赤胆紅心〉〈相亲記〉；有表揚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如〈母子卖余粮〉；有反映工厂社会主义教育的如〈忆苦思甜〉。这些曲艺作品題材比較新穎适时，富有教育意义，可供各地专业、业余文艺团体以及广大群众演唱。

曲 艺

新 儿 媳

張 枕 戈 等 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48·1 $\frac{5}{6}$ 印张·38,000字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 一 版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130册

統一书号：10088·440

定 价：一角七分

新兒媳 (山东快书)

· 張 枕 戈

有个大娘本姓齐，
逢人便夸她的新儿媳：
“哟！自从桂芝进家门，
俺左看右看都满意，
模样长得挺俊俏，
天天是满面春风笑咪咪；
家里活农田活样样强，
身体结实有力气，
刚到队里就选她当组长，
早起晚睡真积极。
她准能多替咱家挣工分，
我越想心里越欢喜！”
哪知不到半个月，
婆媳间发生了新问题。

(夹白) 哎！这怎么回事？

原来是两个人的思想有分歧。

说起齐大娘这个人，

是个有名的“工分迷”，

干起农活“毛里快”，

拖泥带水不仔细，

光求快来不求好，

多挣工分才合她心意。

送肥料装的少跑的快，

离离拉拉洒满地；

割过麦子量一量，

嗨，剩下的麦茬足有一尺一！

桂芝的眼里看不惯，

就对婆婆把意见提：

“咱们对生产要负责，

干活必须认真和仔细，

队里的一草一木要爱护，

万不能让公物受损失！”

齐大娘听罢心暗想：

“好呀！这个组长真严厉！

竟管到婆婆头上来，

这样下去还了的！”

她就先来一个下马威，

說話惡聲又惡氣：

“只怪俺白白活到五十歲，
我一輩子干活都是這樣的！”

桂芝碰了個大釘子，
却摸着了婆婆的壞脾氣：

她年紀大了得慢慢來，
太快了也許不適合！

自桂芝提過意見後，
婆媳的思想便有距離。

這一天吃過午飯上了工，

大家到田里鋤豆子，

豆稈子就象小松樹，

枝葉相接真稠密，

桂芝一馬當先領頭趟，

呼拉呼拉直鋤起，

鋤得均勻又干淨，

臉上的汗水往下滴。

這個說：“新娘子到底有兩手，
真是庄稼的好把式！”

那個講：“我要跟組長大比賽，
下定決心趕桂芝！”

齊大娘也在一旁干起來，

馬馬虎虎不仔細，
足有一半的草棵沒鋤掉，
跟花猫抓的差不離。

忽听哨子嗚嗚响，
大家坐在树下来休息。

这边一帮閑聊天，
那边一堆在講故事，
这边几个人打扑克，
那边有人唱着梆子戏。

这时桂芝走进田地里，
一趟一趟看仔細，
走着走着停脚步：

“哎！这是誰鋤的？”

齐大娘說：“是我！”

桂芝站在那儿着了急：

“娘！七鋤金八鋤銀，

咱們都懂这个道理！

你看这連片的青草未鋤掉，

还有一半沒破地皮。

按規定必須要返工，

現在請你再鋤一次！”

儿媳妇正耐心往下講，

婆婆一听就跳起：

“这又不是描龙和绣凤，

我锄的这样就差不离；

返工该记多少工分，

要不给俺就不愿意！”

齐大娘的话音刚落，

大伙儿一哄都笑起来。

桂芝说：“娘！人人思想要插红旗，

光为工分打算是不对的。

返工从来不给记工分，

这是队里的老规矩！”

众社员齐说：“对、对、对，

组长讲的是道理！”

齐大娘听罢红了脸，

气得她嘴上能拴驴：

“只怪俺哪辈子没行好，

烧香烧到了粪堆里。

我可知道你真厉害，

好呀，你是婆婆俺是儿媳！”

齐大娘噗通噗通跑回家，

倒在床上闹情绪：

自把新媳妇娶到家里来，

对我不是批評就是打击。

她怎么这样不順眼，

渾身上下都是刺。

太阳落山天色晚，

社員收工回家去。

路过齐家房門外，

你一言来我一語。

齐大娘爬起来想吃飯，

就听窗外乱咕嚕。

有的說：“桂芝对集体利益真关心，

連对自己婆婆也不包庇！”

有的說：“桂芝为公忘了私，

真到处是新人新风气！”

有的說：“齐大娘自私又自利，

这个人的思想成問題！”

有的說：“她专为个人打算盘，

怪不得別人都喊她‘工分迷’！”

齐大娘感到脸发烧，

恨不得有个地縫钻进去。

大娘的心里乱翻騰，

低下头来怪自己：

“俺思想确实有些不对头，

桂芝講的也有几分理：……”

她想着想着心里悶，

便散步来到野地里。

这时銀色月光如白天，

齐大娘信步来到后晌鋤的那块地，

田中間隱隱綽綽有个人，

哎！这是誰还在单独鋤豆子？

齐大娘急忙到跟前，

啊！这个人还真熟悉。

（内）“是你呀，桂芝？”

新媳妇連忙抬起头：

“娘！你黑夜来到地里干啥的？

我白天的态度不太好，

應該向你来賠礼！

特抽空替你返返工，

千万請你不要再生气！”

齐大娘两眼含泪花，

上前拉着新儿媳：

“桂芝哪！只怪婆婆年紀大，

思想糊涂不明白。

現在心里开了窍，

又后悔来又慚愧。

今后不对的地方你要多帮助，
你提的意见，我一定要牢记！”

第二天清早要上工，
婆媳俩肩并肩地下了地。

大娘干活添了劲，
满面春风笑嘻嘻，
逢人便把桂芝夸奖：

“俺可娶了个好儿媳！
桂芝思想进步劳动好，
我左看右看都满意！”

光榮的崗位 (唱詞)

張 枕 戈

东风公社有个王文法，
刚結婚不久就跟他爱人分了家。

(夾白) 啊！小两口为啥鬧别扭？你往
下听哎！

王文法中等身材长方脸，
他差一岁不到二十八。

小伙子敢想敢干肯钻研，
生产劳动頂呱呱。

上个月队里成立了大糞場，
管理的任务交給他，

不嫌脏来不嫌累，

要在大糞場里把根扎。

文法刚刚娶了亲，

对象名叫赵玉霞。

有一天新娘子下地去干活，

跟大伙儿一道种庄稼。

大姑娘小媳妇有一大群，

歇工时就坐在田头来啦呱。

大家都跟玉霞闹着玩，

人群里不断笑哈哈。

这个说：“王文法劳动挺积极，
你可找着了好婆家！”

那个讲：“玉霞呀！我等着吃你的红
鸡蛋，

明年你定会抱着个胖娃娃！”

不料想有人说了句玩笑话，

不由得她心里结了个大疙瘩。

这人是庄东头的刘二嫂，

心直口快数着她。

她说：“玉霞呀！你男人成天跟大粪
打交道，

我看他真是个大傻瓜！

你难道不嫌脏来不嫌臭，

要是我呀，早就和他闹分家！”

逗得大伙儿哈哈笑，

玉霞满脸通红没回答。

她心想：“他管理大粪多丢人，

就連我臉上也不光華！”

越想心里越有氣，

下工后就垂頭喪氣回了家。

她撲通一聲倒在炕上，

不吃不喝也不講話。

眼看着太陽落山天色晚，

王文法高高兴兴進了家。

(白) “玉霞哪！玉霞！”

連喊了幾聲沒人答。

他慌忙走到炕跟前：

“哎！你不說不講為的啥？

你大概是身上不舒服？

那就快到醫院里去看看吧！”

玉霞还是不吱聲，

文法說：“哦，你准是今天干活累着

啦！”

新娘子不聲不響搖搖頭，

文法說：“不是的？那麼……難道你

跟媽媽吵了架？”

玉霞一骨碌爬起來：

“你看你胡言亂語扯的啥？”

(白) “哎！那到底為什麼？你快說

呀！”

玉霞說：“只因你成天管大糞，

有人罵你是个大傻瓜。

干这一行能有啥出息？

天天还听人說閑話！

我劝你还是快改行，

丢下糞筐再拿起鋤头去种庄稼！”

文法听罢感到不順耳，

就理直气壮地把話答：

“新社会里行行出状元，

管大糞工作也頂呱呱。

多多积下好肥料，

定能使粮食产量大增加。

說什么管大糞工作是下賤，

这个看法太偏差。

要站在高山往远处望，

光看到眼前就变成了井底蛙！”

玉霞說：“队里就光你去管大糞，

为什么別人都不这样傻？”

文法說：“千行百业样样不可少，

哪一样工作都是为国家！”

左說右劝都不听，

赵玉霞就把脾气发：

“要早知道你这个样，
我烂在家里也不出嫁！
你要再管大粪咱就散伙，
我不陪你去丢人现眼听人说闲话！”

王文法听了更恼火，
眉头皱起了个大疙瘩：

“管大粪有啥不光彩，
你嘟嘟囔囔干什么？
你真是个糊涂虫，
我没有工夫跟你干磨牙！
你落后思想不转变，
我就一辈子不进这个家！”

他扛起行李出了门，
倔强的性子火车也难拉。
赌气搬到了粪场里，
这以后跟玉霞走在对面也不讲话。
天还不亮就爬起来，
走遍东庄又跑西洼。
肩上挑着粪筐子，
累了整天不嫌乏。
不怕困难和流汗，

不怕风吹和雨打。

这一年十冬腊月天气寒，

有一天大雪纷飞北风刮。

他挑起大粪回粪场，

高凸下凹路又滑。

一路上跌倒了好几回，

只弄得浑身上下是泥巴。

他收拾好大粪进了屋，

啊！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老妈妈。

（夹白）这是誰？

不用細看就認識，

原来她是王大媽。

文法說：“媽！你不在家里把火烤，
风天雪地跑到这儿为的啥？”

大媽說：“大雪天你在外面去干活，
我在家里心中实在放不下。

你看你冻得这个样，

赶快坐下来暖暖吧！

孩子！哪样工作都能挣工分，

你偏硬要管理大粪干什么？

为这个两口子鬧得不和睦，

还耽誤了一个小孙娃！

算了吧，算了吧，
还是卷起铺盖跟我快回家！”

王文法低头暗思量：

“媽媽和媳妇还不是为我王文法？
可自己的行为光明正大，
为什么就不能說服我的媽？”

他的心里正納悶，
猛然想起了李書記講的話：

“管大糞也是为社会主义，
这个工作人民需要它。
树大不怕狂风吹，
有决心就能翻江倒海把山伐！”

他想到这里心豁亮，
就和顏悅色地講了話：

“媽！我从小就給地主扛长活，
那时候眼泪天天往肚里压。

要是沒有共产党，
到今天还得給人做牛馬。
咱們翻身怎么能忘本！
不應該光拣芝麻丢了大西瓜！
管大糞是党叫我干，
我要是丢掉不管算啥話！”